

我写我书



编者按

近日，畅销佳作《中国美学十五讲》的姊妹篇《中国美学要义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北京贝贝特出版发行。该书作者朱良志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、天津图书奖获奖者。

《中国美学要义》直面“何为中国特色美学”这一根本命题，全书以美丑、气韵、虚实等九个“最能反映中国美学特点的关键性问题”为经纬，构筑起理解中国美学独特体系的坚实框架。朱良志先生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与独到的生命体悟，摒弃单纯的知识罗列，致力于引领读者超越知识，直抵美学核心。

在丑中建立美的世界

朱良志

在古汉语中，“文”有“美”的意思，它本意指“饰”，文饰的饰。必要的装饰是好的，但有时又会在目的驱使下，去粉饰，乃至彰显声名，炫感气势，这就走向美的反面。“文”在汉语中与“礼”意相通，“文”是细腻

的，符合秩序的，但它又常常是被“雕琢”的，雕琢到忸怩作态，拿腔拿调，那么人真实的情趣就开始凋零了。文明的历史是装饰的历史，但这种装饰，常常又是不文明的，从而构造出一种不适合人生命存在的文明。

这里通过石头来说明这个问题。苏轼在讨论太湖石时说：“石丑而文”。“丑”与“文”是一对矛盾。中式园林重假山，瘦、漏、透、皱的太湖石就成为人们的至爱。假山一团浑沌，无法以形式美感的准则去规范它，丑陋丑陋，可以说是不“文”的。文人园家钟爱这丑陋的存在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准则和秩序，也就是超越“文”。“石丑而文”，意思是“石丑而有至文”，也就是“文一丑一文”。丑，打破了知识、秩序的“文”，而达到自然朴素的“文”的境界。与第一个“文”相比，这种不合寻常美的标准、不符合文明秩序的“丑”的存在，是最“文”、最“美”，也是最“雅”的。

中国人爱石的传统很久远，如白居易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石头的人，他对石头“待之如宾友，视之如贤哲，重之如宝玉，爱之如儿孙”，把石头当作灵魂之物了。他曾经取了两片石头供在案头，朝夕相对，“苍然两片石，厥状怪且丑”。这又怪又丑的石头，

成了他的朋友，他说：“石虽不能言，许我为三友。”

米芾爱石成癖，他到一个地方去做官，成天玩石头。他的上级官员对他不满意了，有一天去看他，想劝他不能沉溺在石头中，忘了正事。当时米芾拿着一块石头在手上转来转去，弄得这位官员心里痒痒的，最后实在忍受不住了，从米芾手里抢取一块石头，径自而去，说道：“非独公爱，我亦爱也。”米芾爱石头，是动了情的。他有一首诗写研山——研山也是宋徽宗所爱的石头——写道：“研山不复见，哦诗徒叹息。唯有玉蟾蜍，向余频泪滴。”研山那样奇妙的石头不知哪里去了，只能让人空留叹息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不禁泪水潸然。

“石不能语最可人”，中国人将石头当作生命的对话者。所谓“千秋如对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人的生命须臾即逝，而石头却是永恒存在的，以须臾之生面对永恒的石头，悠然而兴起对生命的关怀。千秋如对，与石头对话，也与永恒照面，所以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料得天地应悠悠，山自青青水自流，一块石头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存在，一放在案前，看着它，抚慰着它，似乎“何谓生命意义”有了答案。

中国人谈石头，讲瘦、漏、透、皱，讲清、丑、顽、拙，讲苍、雄、秀、深，这不光是审美观念上的把玩，也与人的生命追求有关。

比如“怪”，所谓“墙内有松，松欲古；松底有石，石欲怪”。苏东坡写过《怪石供》和《后怪石供》；宋徽宗的《祥龙石图》，画的就

是一片怪石；八大山人也喜欢画几块怪石，旁边横着一条鱼，翻着白眼，可以说是特别反常的存在。“石欲怪”，怪是反常，我们将那些不规则、超出我们审美习惯的东西说成是怪，而我们称之为正常的东西难道才是真正的正常？正常的秩序难道就是不可置疑的标准？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所谓“理性”就是对“非理性”的强行征服，我们将不规则、不整齐划一、有异端成分、有特别思虑的东西，排斥在正常的范围之外。人类以理性的名义对良知征服的惨痛例子实在太多了。中国人爱怪石，并且驰骋在归复生命真性的畅想中。他们是要将被“放逐”的东西请回来。他们适应不了“文明”给他们的虚假外衣、“装饰”给他们的令人厌恶的门面，“理性”给他们莫名其妙的说辞，他们要回到自己的故乡。

比如“顽”，顽拙，没有被雕琢。人们欣赏石头的“顽”，是欣赏它的浑全，它“未雕”的意志，它的无用之用的非功利性。《红楼梦》，又叫《石头记》，就是写一个顽石的故事，所谓“无材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”，大荒山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，被一个仙人携来人间，在杨柳繁华地、温柔富贵乡里走了一遭，刻薄的社会要对它进行种种雕凿，种种打磨，但最终还是没有雕凿好。倔强的石头，未雕的存在，一种生命的觉醒。恍惚闪现的是文明的刀光剑影，看到置于其中的生命被折磨，是那样可怜；看到生命是如此顽强，又是那样可敬。

顽石是无用的。苏东坡在《怪石供》中，讲他家里有一片怪石，不好看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，就想把它扔掉。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这个怪石跟他说，你说我不好看，没有用处，而你们又是怎样的呢？“伤残破碎为世役，虽有小用乌足贤”——人类为了追求一些小用，最后被搞得支离破碎，受尽痛苦，还不如我这一块顽石呢。中国人欣赏石头，其实也是在欣赏这种无用的感觉。面对“天下尽殉，人为物役”，无用乃生命颐养之大方。“片石多情而有野志”，顽石是野的，它和“文”正好相对，“文”是被雕凿的，而“野”是粗糙的、没有被雕凿的，中国艺术特别推崇这种野趣，所谓“野哉，诗之美也”——人们要在无用中追求生命真实的呈现。



宋徽宗

《祥龙石图》

小的是美好的

顾建平

从纸质媒介、影像制品到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媒介，再进化到自媒体时代、AI时代，碎片化、消费式、自娱性的阅读，对有长度的文学作品，形成了一道不断加厚的阅读屏障。读者的接受方式也会反作用于文学创作。与此相对，有三种文体——抒情短诗、艺术散文、小小说，反而受到了自媒体时代的加持。这三种文体轻盈灵活易于传播，阅读量居高不下，因而相应的，创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。

因为近十年在《小说选刊》工作，与小小说界的接触日渐频繁，对这个文体创作队伍之庞大、作品数量之多、团体向心力之大有深切的体察。

欧阳华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小小说领域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家。她身居偏僻县城，在操持家务、相夫教子之余挤出时间写作小说，创作条件欠佳却成绩斐然，佳作迭出，频频获奖，成为中国当代小小说界的现象级作家。《玄关》便是其近年来小小说创作成果的一次集结。

一

小小说的文体特色之一，便是它能在一两千字的篇幅内，呈现人情物理的微妙之处。那些用抒情散文一言难尽的感悟、发现，那些模糊的不分明的状态，不能用是与非、真与假、善与恶这种简单的二元化标准去定性评判的事物，只

有在小说中才能充分呈现其复杂性、多面性。

《闺蜜》借由时下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工具——微信的朋友圈内容，揭示生活中友情的脆弱性。秦风平素与闺蜜私聊时对丈夫的抱怨，与她在微信朋友圈这个相对公共的场合晒恩爱，貌似存在逻辑上的矛盾，实际上呈现了生活最真切的一面。而闺蜜珊珊的突然恼怒、失态，初看很突兀，似乎是珊珊人品暴露、塑料姐妹花友情脆弱，实质所来有因：孩子不爱学习、丈夫不成器、父亲生病，家庭的种种不如意不顺心让她不堪重负。作者为故事的转折补充了情节，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性。现实生活中的“珊珊”可能不会让心中的怨怒之气倾泻而出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会进入不断失望、猜疑、试探、琢磨的尴尬境地，但小小说限于篇幅，用人物倾诉的方式补充情节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写作策略。

二

小说呈现生活的诸种样态，与现实对应，创造出一个个虚拟的小世界。大千世界琳琅满目、气象万千，小说中的小世界也应该琳琅满目、气象万千。近年来有一些文学批评家指出，相当多的小说作品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表述不足，读来缺乏专业性，故事难免苍白，这就是所谓知识空载。小小说篇幅短小，不

必像长篇巨制那样包罗万象，但即使一人一事一时，也需恰如其人恰如其分。

《美猴天后》是欧阳华丽被一再转载、多次获奖的小小说名篇，女主人公孙如男出生于京剧之家，耳濡目染爱上了京剧，尤其爱表演美猴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孙如男终以其精湛演技和敬业精神成为“美猴天后”。小说中写京剧角色行当，美猴王的扮相神态，《美猴王》《大闹天宫》的剧情，舞台的打斗动作以及舞台特效，娓娓道来，仿佛此道中人。

《茶香》以饮茶比拟人生，男女情爱也与品茶一样，由清香到浓郁再到逐渐寡淡。真正领会到茶味的韵味，是大味至淡之后的回甘。小说中写到茶艺，写到猴魁等茶叶的样貌，观茶的乐趣，饮茶滋味渗入人生滋味，读来感慨良多余味悠长。

三

英国经济学家E.F.舒马赫1973年出版了一本经济学著作《小的是美好的》，反思了集中化和大型化等工业化浪潮的基本理念，向这些观念提出了挑战。舒马赫认为，企业并不总是越大越好，相反，小企业也有小企业的好处。

我们不妨把这个观念借用到文学上。鸿篇巨制无疑有它的伟大意义，但在我们目前身处的时代，短小的、精致的、有内涵的短篇作品，或许更适合时代的需求，更具有成长性和存在价值。《玄关》近七十篇作品，加起来可能不



够茅盾文学奖规定的一部长篇小说最低字数，但它像打开了七十扇窗户，映现了当代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有家长里短，有男女恩怨，有情感风波，有艺界韵事，有街巷趣闻，有职场艰辛……其内涵的丰富程度不亚于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，而主题的多变性又是单个长篇小说无法比拟的。

小小说是美的，小小说也是难的。螺蛳壳里做道场，程序不减，但施展身手的地界有限。然而正像西谚所云：“艺术是对困难的克服”，创作的欣喜就在于从山穷水尽转为柳暗花明的那一刻。

《玄关》的出版无疑是中国小小说的一个可喜收获，祝愿它能够遇到众多的理想读者，能从作品中体悟到作者的生活态度和艺术匠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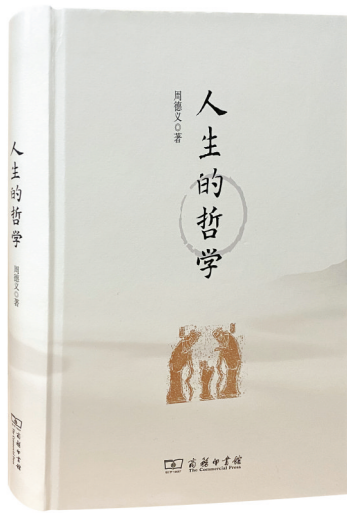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，本文选自《玄关》序，有删减）

有所得

照亮人生的明灯

——浅谈周德义《人生的哲学》

刘定中



当七十岁的德义送给八十七岁的我这本厚重、精美的新书时，我真担心自己能不能读下去，谁知当我戴上老花镜，翻开书，就被吸引住了，读了一篇又一篇，边读边想，边感悟边摘记，读累了休息一下，闭目养神，然后又读。我觉得，这是德义站在人生的高处，将毕生所学所思所悟凝练成的《人生的哲学》。他完成的不仅是一部个人思想的总结，更是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，为今人与后人，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灯。这部源自抖音、小红书系列讲座内容，经音像制品传播，最终纸质出版的著作，以其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融百家之长，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气魄，为读者呈现了一幅融汇儒家学说、生命体验与时代思考的精神画卷。

浩瀚文化精髓结晶的明灯

德义的《人生的哲学》，是一盏由中华浩瀚文化精髓结晶的灵性明灯。全书以儒家思想为主线，贯穿道家、佛家思想，形成了既深深扎根本土又面向世界的人生哲学。他在自序中引用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抱负，并创造性增补融百家之长，正是这本书方法论与气度的写照，在传统的长河中淘洗出跨越时空的永恒的闪光点。

书中把学会做人摆在人生的第一要义。德义指出，无论是为官、经商还是教书，根基都在做人。他巧妙地将毛主席的老三篇中张思德、愚公、白求恩的精神，与孔子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教诲相贯通，展示出中国文化的连续性。这种贯通是在立德成人这个主题上，展现中国智慧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生命力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对形而中学的独创性阐释。在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经典框架中，他大胆提出形而中的概念，认为形本身，即形象、形式、形态，就是值得独立探讨的哲学范畴。这一观点不仅丰富了读者对《易经》哲学的理解，更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。

通过梳理从孔孟到陆王、从程朱到现代的发展脉络，德义绘制了一幅中国哲学精神演化的全景图。这盏灯的光芒，不仅照亮历史，更照向自身。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，如何守护人的主体性与尊严？《人生的哲学》以坚定的姿态告诉我：答案就在文化传统中，在那条绵延不绝的学以成人的道路上。

丰富生命智慧点亮的明灯

如果说文化传承是这盏灯的灯座，那么对生命本身的深切关怀与智慧洞察，则是它温暖而明亮的光源。德义以七十年的人生阅历为底色，让哲学从抽象的思辨回到具体的生命体验中，使《人生的哲学》成为一部真正活着的哲学。

书中对人生境界的分析尤为精彩。作者在冯友兰四境界说、王国维三境界说的基础上，提出三层境界五种人生的框架：本能境界（无人性），人性境界（含功利人生、道德人生、理性人生），无我境界（超人性）。这种划分的深刻之处在于，它打破了社会地位与人生境界的简单对应。德义明确地指出：同样是一位总统，他可能是一位圣人，也可能是一位小人；同样是一位英雄，他可能是

功利人生，也可能是无我的人生。这种洞察将人生境界还原为个体精神修炼的成就，而非外在身份的装饰，赋予每个人通过自我修养提升生命高度的平等机会。

在颜回是孔子树立的道德形象一章中，德义通过颜回安贫乐道、不迁怒、不贰过的形象，阐释了人在逆境中依然能够保持丰富精神生活的道理。颜回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而不改其乐，这种快乐并非来自物质满足，而是源于对道的坚守与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认识。在物质丰裕而精神常感空虚的当代社会，颜回的形象如一面镜子，让我反思：幸福究竟来自外在占有，还是内在充实？

人心与信仰一章讲到现代人的精神家园。德义以包容而辩证的态度探讨信仰对于人生的意义，既理解解宗教作为心灵的慰藉作用，也保持哲学家的清醒，警惕造神运动可能带来的异化。他特别指出，在中国传统中，人与神更多是平等对话的互利者，这种关系折射出中国文化注重现实、关注此世的特征。告诉在世俗中既渴望超越又易于盲从的当代人，可以有宗教，但不能没有精神的崇高感与敬畏心。

这些生命智慧不是干瘪的说教，而是浸润着作者自身的人生感悟。自序中的《七十感怀》诗：“我欲采晚霞，哪位借星棣？往来天地间，宇宙即吾家。”一首五言绝句，生动地展示出一位哲人晚年通透洒脱、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心境。正是这种个人生命与哲学思考的水乳交融，使得《人生的哲学》不仅可读，可感，更可行。

构思精巧文字清新，闪耀着散文诗的意境美

《人生的哲学》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哲学著作的固有模式，展现出构思精巧、文字清新、富有散文诗意境美的独特风格。全书123讲的框架，每讲集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，这种讲座体结构使得深奥的哲学思想变得亲近，读者可以随兴所至，从任何一讲进入，都能获得完整的思想与启发。

德义的语言艺术通俗而精准。他将严谨的哲学概念转化为生动的生活语言，如将人生根基比作植物根系，只有根深才能叶茂，将人生修习比作扣好第一粒扣子。在阐述形而中学时，他信手拈来秦俑、孙悟空等形象，使抽象的理论瞬间变得可触可感。这种表达方式缩短了哲学与日常生活的距离，实现了作者希望为更多人所关注的初衷。

书中处处流淌着散文诗般的意境美。不论是引用《诗经》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来表达对圣贤境界的向往，还是描述心学三书体系时以《心觉》奠其基，以《心仪》支其架，以《心知》展其义的建筑比喻，都显示出作者将逻辑思维与诗意表达融为一体的高超能力。这种诗意不是华丽的辞藻堆砌，而是思想透彻后自然呈现的清明与优美。

尤为难得的是，全书在通俗与深邃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。面对人心与自由、实践本体论、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等哲学专业命题，德义总能找到通俗的切入点与生动的例证，使像我这样苍老的普通读者也能跟随他的思路，感受哲学思考的乐趣。例如，他将哲学术语反定义为思想的思想，简洁而准确；他将人生追求概括为图存、繁衍、异己三重意义，精炼而深刻。这种化繁为简、举重若轻的表达能力，来源于德义几十年学术修为与人生历练的深厚功底。书的装帧设计也与其内容气质相得益彰，典雅的版式、疏朗的排版，其本身就成为作者所倡导的形，也就是形式、形象、形态与道完美结合的明证。

半月来，我日夜品读这本书，跟随德义的文字漫步于儒家学说的幽径，畅游于古今中西的思想星空，感觉到“往来天地间，宇宙即吾家”的豁达与明亮。

也许，一盏明灯正是这样，它不代替我走路，却让我看清脚下的路，以及远方。